



秋收時節

文藝月報編輯部編



秋收時節

文藝月報編輯部編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所收的八个短篇，題材是多方面的。

“拖”通过一个車間所發生的工伤事故，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兩個官僚主义者——車間主任和动力科長的丑惡的灵魂。“擴社之前”描寫一个女青年团员，在農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面前，和農村中的落后势力進行了尖銳的斗争，反映了階級斗争的複雜性。“飛揚的歌聲”描寫朝鮮戰場上文工团员和战士们深厚的感情，比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文工团员的可爱的形象。“秋收时節”通过一对青年夫妇的生活和斗争，生动有趣地表现了農村青年思想感情的变化，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一个女打水工”通过一个女青年打水工的成長，反映了生產战綫上两种思想的斗争和先進思想的勝利。“集体的力量”是描寫一群电气工人如何在党的領導下英勇战斗，战胜了洪水的故事。“一封未看完的信”通过一个私营工厂經理的思想斗争和思想轉变的过程，体现了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的勝利。“‘小皮包’買老驢”表现了在農業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自私自利思想的逐步被克服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勝利。

秋 收 時 節

文藝月報編輯部編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257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5 7/8 字數118,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6)0.48元

統一書号：10078·1257

定价：四角八分

目 次

拖	·莫西芬(1)
擴社之前	曹玉模(29)
飛揚的歌声	風 际(46)
秋收時節	李新民(60)
一个女打水工	張世銘(74)
集体的力量	陈 冲(109)
一封未看完的信	楊書云(122)
“小皮包”買老驢	楊天喜(158)

拖

莫西芬

翻砂車間的上空橫躺着一個大鐵橋般的大家伙，整天在人們的頭頂上烏烏叫着，走來走去，這便是吊車，它除了吊一些鋼鐵部件以外還要吊鉄水，指揮吊車的人叫指揮員，這部吊車的指揮員叫王仁，他只要把手一伸，吊車就可行走，再把手一揮，吊車又可停下。總而言之，吊車的一行一動都操在指揮員手里。如果指揮員因指揮錯誤而打傷了人，他要受到嚴厲的處分。所以指揮員對自己的工作總是謹慎小心的。王仁經常用耳朵傾聽吊車的聲音，用眼睛查看煉條的每一個環，唯恐因一時疏忽而出了人命。

王仁既是一位行車指揮員，就養成了一種執拗的性子，有時候因為出一次事故他會一個人在那里呆呆地站上半天，有時他正在午睡，會突然把手一舉嚷道：“啊呀，不得了，死了人羅。”醒來，原是一夢。因此，他又不睡了，便又親自到吊車跟前進行檢查，他看看這裡，摸摸那裡。他不光對吊車不放心，對人也不放心，比方，你到吊車跟前站一站，他生怕你伸手，就用他的兩只眼睛緊盯着你，仿佛你的手往吊車上一伸就把他的心攪了一下似的。

由於吊車上的任何事故和差錯由指揮員負責，所以王仁天天提心吊膽，因此他對任何事都喜欢快辦快了，而不願意拖泥帶水。特別是屬於修吊車換鉄條這一類的事，他更不敢絲

毫的馬虎。有一次因為一根煉條沒來得及換，湊付着用了，說來也巧，那煉條偏偏就斷了，一個一萬多斤重的大模型，貼着他的頭皮削了下來，離頭皮只差一韭菜葉子寬，要不，那腦瓜子會被砸得稀爛。當時他的靈魂兒被吓成了一朵霧。至今想起來還不住地出冷汗。

吊鉄水更使他擔心，當一片火紅的鉄水從地面升起來時，如果吊車一坏，那鉄水就會像暴雨似的落下來，鉄水一落地，便會轟地一聲炸得天崩地裂。

現在，王仁發現他的吊車又到了該檢修的時候了，他就天天催着車間李主任。一天至少催上十幾次，而李主任却怕因為修吊車耽誤了生產，便千方百計的拖。有時被王仁催急了，雖然勉強答應下來，但實際上還是沒有修。

紅五月生產競賽開始了。王仁又催李主任修吊車，可是李主任却到市委開會去了。

市委打算在這個月結束之後馬上進行評選全市的甲等車間。李主任想：他的車間如果能評上甲等，那麼他個人的名譽地位也就都有了，這真是千載一時之機，萬萬錯過不得。

五月十二日市委召開全市的車間主任會議，匯報生產情況。李主任知道這又是千載難逢的良機，要把自己的成績匯報得有聲有色。他知道自己車間的生產兩年來都是每月超額，只要在紅五月再來一次驚人的大超額，這甲等車間就有絕對把握了。怎樣才能製造出驚人的超額來呢？李主任又搬出了那三條慣用的妙計，第一，壓低定額，比方車間的实际生產能力每月能出七台機器，他却說只能出五台。這樣，就不費吹灰之力的超額了兩台；第二，偷偷摸摸地加班加點；第三，拖，

明明这个月該干的活，就咬咬牙拖到下一个月，好省出時間來“超額”。只要如此，他的車間生產在紅五月就非超額不可，一超額，車間就評成甲等了，这样，他这車間主任自然也就成了甲等。不久，他的大名往党报上一登，別人都敬慕地看着他，就像看着天上唯一的一顆星星一样，市委書記少不了跟他握握手，兄弟厂也一定給他伸过大拇指头去，誇獎一下他的車間，这無形中就給他的來日高升很方便地豎起了一架通天的梯子，更何况上級早就有提拔他当第三副厂長的意思呢。

李主任正沉浸在美妙的彩霞似的想象里，臉上浮上了幸福的微笑，突然會場上給他鼓起了雷動的掌聲，他不覺一慌，但，稍一鎮靜，他就踏着輕飄飄的步子笑咪咪地走上了講台。他这时心情溫柔而激動，溫柔的靈魂上面有一點隱隱作痛，恰似初戀的少女因一個被她心愛的、熱情的、但是莽撞的小伙子的突然擁抱而把靈魂激動得隱隱作痛那样。

李主任在騰雲駕霧的意境里，報告着他的車間兩年來月月超額的驚人事迹，到會的人都向他敬佩地瞪大了眼睛。李主任竟有些受寵若驚了，他在这受寵若驚的當兒忽然一家伙說出了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數字：“我保證這個月超額生產四台——”好家伙，那突然爆發了的掌聲竟差一點震動了窗櫺和那用玻璃裝成的房頂。

李主任太激動了，不知何時從他的嘴角里流出了一些發白的肥皂沫似的東西，他因不能再用自己的嘴巴鼓吹自己而感到莫大的遺憾和痛苦。可是別人還是不斷地為他鼓着掌，而且那掌聲還是又響又脆。

李主任的心正高興得在肚子裡翻滾，記者老朱也眉飛色

舞地給他伸出了一根大拇指，并答应一定將李主任在紅五月的超額事迹及早地發表在党報上，“嗨嗨，这倒不必，”这几个字是从李主任的鼻子里挤出來的，听得出他现在因为剛才的講演而感到疲倦了，也听得出他的心已經迷迷糊糊的落在一層蒙朧的快乐的霧里。

李主任离开了市委就急忙回家跑，他感到自己的腿比往日輕快了不少，同时感到脚下的土地也好似比往日松軟了不少，他边走边乐，心里打算着如何向大家加油、打气、号召、动员。……

李主任一回到車間，見工人干得十分緊張，他非常滿意，因为他恨不得大家能緊張得來不及吐痰。能急得連吃飯都咬破了飯碗。

李主任从这个組走到那个組，叫泥芯組爭取“報紙上見面”，劝立柁組赶快加油，他对这边还没有喊完，那根灵活的脖子就又轉到了那边；他渾身輕如鵝毛，他需要搗几下砂子，可是剛搗了兩下，又覺得太热，就丢下了搗子，拿起帽子來搨風，因帽子搨不出風，便又丢了帽子去开电扇，可是跑了几步忽然被箱子碰着了脚，他于是又脫了鞋去捏脚。捏了兩下脚就又移那箱子，那箱子太重移它不动，又听得有人喊：“鏈条！”他于是又丢开了箱子打算帮助别人去拉鏈条，当他剛走了三、五步就發現了地上的釘子很多，他这才發現原來自己还赤着一只脚，因此，他又只好回过头來去穿那一只被他剛才遺忘了的鞋子。

李主任正忙得团团轉的时候，他的鼻子忽然触着一个人的臉。

“李主任，咱的吊車这回可該修了吧？”这人又是吊車指揮員王仁。

“嗯，嗯！”李主任并沒認真去听王仁的話，当王仁說明如果不修吊車就会發生人命危險时，他这才收住了那颗欢跳的心。

一修吊車要耽誤兩天，况且現在已經到了下半月，要是下半月的任务完不成就連上半月的成績也就跟着完蛋了，这該多么冤枉啊，可是不修吧，出了人命，我起碼要蹲法院，李主任越想越犹豫，到底該怎么办呢？他一筹莫展了。

王仁給他出了很多主意，比方可以精打細算重新修訂計劃，可以找工人和技術人員一塊兒研究，从竅門和合理化建議里找出路，李主任怕計劃一变就乱了套，靠竅門和合理化建議吧，是又麻煩又不保險，那都是些長远打算，远水不解近渴。

他考慮的結果，还是加班加点，这样既方便又保險。

正在这时吊車駕駛員小高拉了根鏈条走过來了。李主任指着吊車搭訕地問小高道：“老弟，你看这家伙还能撐几天？”

小高根本沒加思索地答道：“这玩藝沒有准，有时候能撐他个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李主任一听太高兴了，小高却又接着道。“可是它說完蛋就一下子完蛋了，說不定在这一秒鐘里就能把咱的腦瓜子砸得稀爛呢！”李主任听到这里臉色頓時發了黃，他又仰着臉担心地看了几眼吊車。

王仁見李主任一声不响，就着急的說：“李主任，你要是再不修吊車，我这就找厂長去。”李主任可急坏了，他像开水烫了舌头似的，一丢手，那根鏈条正打中了王仁的脚。

王仁痛得眼泪里像是包着火，他咬着牙忍住痛，把打翻了

的血指甲整理一下，李主任也只好連連地責備自己。王仁一邊包着腳，一邊又說到吊車上去，他說：“李主任，我不是怕吊車打死我自己，我怕它一出危險要死很多的人，……”李主任被他一說真有些害怕了。

王仁因為腳受了傷，告假回家了。李主任到動力科去打算找人修吊車。他一面走，一面心裡還是猶豫着，吊車要修，但是這兩天時間真叫人舍不得，抽出了兩天，這個月的任務就很難超額，如果超不了額，我這甲等車間，還有我這未來的第三副廠長也就可能跟着一齊砸了鍋。

他越想越難過，走着走着，突然，他的心一下又涌起了層層的快乐的水波，“噯!? 我怎么忘了，不是可以加班么!”

由於不平常的高興，他那一雙眼睛也顯得分外活潑，他看見兩只喜鵲喜悅地跳躍在電綫杆的小白瓷瓶上，它們從這一個瓶跳到那一個瓶，它們跳得高興唱得也快活，那咯咯咯咯的聲音活像是“多多超額，多多超額”。李主任越聽越悅耳，簡直是世界上最優美的音樂。

李主任辭別了這兩只能歌善舞的喜鵲，再也不去動力科了，便直接回到自己車間去考慮如何用加班的方法來制造五月份的大“超額”了。

太陽放出了早晨的光芒，樹葉上的朝露被剛醒的鳥兒翅膀抖落了几滴，早晨的世界格外的美丽，空氣無比的新鮮，肥美的青草吐出了淡淡的芬芳的氣息。就連早晨的石头也被晶瑩的甘露清洗一新。

王仁因為記挂吊車一夜沒睡好。他一見日出就急忙一癱

一拐地去打電話，把電話打到翻砂部，可是沒人接，王仁就只好等，等了約有十分鐘，不得不第二次再舉起聽筒，這一次是李主任接的。王仁急忙問他吊車修得怎樣了？那李主任怕王仁問個不完就支吾其詞地說修得差不多了，王仁信以為真，心中的石頭就撲通落了地，他剛要再問吊車啥時修好的，可是那深怕追問的李主任却早就把電話掛上了。

李主任的心情又沉重起來。王仁的電話勾起了他的心事，加班雖然他自己早就決定了的，不過認真地想了想，又覺得這偷偷摸摸地加班既是欺騙上級又是違犯政策，“這使不得，萬萬使不得！”可是，不加班又該怎麼辦呢？李主任還是毫無辦法。

第三天王仁又打電話來了，還是問吊車修得怎樣了？李主任無法回答，只好吞吞吐吐，嘴里好像含了什麼東西；王仁只模模糊糊的聽得這個，那麼，大概已經修妥啦，也許暫時沒修哩，到底修了沒修，王仁實在沒聽清，因此，他就干脆地聲明要親自回廠一趟，李主任急忙叫他不必要來，電話又早掛上了。

李主任滾動着憂愁的眼珠，嘆息着，無意地摸起了放在桌子上的新報紙，突然報紙上有幾行字兒鮮明地跳了起來——“——機床一廠機工車間的行政領導同志，為了追求虛偽的超額生產數字，竟不顧工人同志的身體健康而採取了惡劣的強迫手段，強迫全體職工日夜不停地加班加點，這種目無法紀的欺騙，……”李主任讀到這裡手不由的抖動起來，手上的報紙也跟着沙沙的抖索了。這虽然是批評別的工廠，但，李主任的心上倒像是插上了一根長長的刺。

他又恐懼地仔細地看了看那幾行字，哈！每一個字都變

成了活的，挤眉弄眼地恶狠狠地对着他嘲笑。……

正在这时记者老吴从外面喳喳呼呼地走进来，他手里也拿着一张今天的报纸，他说，“老李，你看，你看！”他神气地指着“机床一厂加班加点”那几行字，“这正打中了要害，加班加点这种现象太普遍啦，哪个厂子里都有，这，早就该批，该批，”李主任的汗凉乍乍地流出来，他连连解释道：“不不，这现象我们厂里就没有，”记者老吴道：“没有？你们的装配车间上个礼拜二就加班的嘛，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哩，”李主任又红着脸连忙道：“啊？也许，也许，我是说我们车间里没有，”“啊呀，你们车间的牙轮工段昨天就加班的嘛，老李，你太不了解情况了。”李主任又气急地道：“啊，啊，有这事？我太不深入了。”

记者老吴还是在那里洋洋得意地欣赏着报纸，又说：“老李，这个消息登的正是时候，我敢说就在今天还有人打算加班哩，也许一看到它就再也不敢加了！”李主任听了慌得只顾盲目地向脸上擦汗，他以为老吴的话里分明有所指，他因心虚，就又多余地解释道：“不会，不会，我们厂里就不会再有打算着加班的人。”老吴听了便哈哈大笑起来，“老李啊，你们的修理车间今早晨还有人想着加班嘛，老李，这一点，你骗不了我们‘写报纸的’。”老吴说完还老是笑眯眯地看着李主任，李主任惶恐不过，就又苦笑地道：“我是说我们车间里不会再有这种人，要是这样，就太不自觉了。”“老李呀，我们不能这么说不自觉的人还多着哪，你们的牙轮工段到现在也还未停止加班哪，老李，你不能用你的自觉程度去衡量别人，你说是不是？”其实，记者老吴是用诚恳的眼光笑眯眯地盯着李主任的，而李主任倒觉得老吴的目光是那样的充满了狡猾，和幸灾乐祸的讽刺

意味，他一陣臉紅，同時，又怕自己的臉紅已被記者窺見。他簡直是無地自容了。

其實老吳是一個大直人，他根本不懂啥叫諷刺。

老吳依然那樣眉飛色舞洋洋得意地欣賞着那篇富有強烈戰鬥意義的新聞，他看了好一會，突然把報紙猛一合道：“老李，我給你提個意見。”李主任一听差點停止了呼吸。“你得叫你們的宣傳部門把它大大地登一登，比方黑板報上，廣播欄上都可以。”“行行行，這兒全可以。”李主任這才弄懂老吳的意思。可是老吳還是繼續對着那張報紙笑，而且接着又朝着李主任笑，他笑得那麼神秘，叫人摸不透這種笑到底是苦的呢還是甜的？李主任暗道：“可完咧，他算是跟我過不去啦，”記者老吳笑了好久終於說話了，“老李，我剛才想了一下，我干脆趁着工人休息的空兒，親自給他們念一念這段消息。你看好吧，這一則擴大了黨報的影響，二則也是我們‘寫報紙的’應盡的光榮義務。”“啊，”李主任又弄明白了。原來記者的剛才的那一段較長時間的笑正是他為了預備要說這一段有趣的話的得意標誌呢。

記者老吳拿着報紙走了，不過，臨行時又送給李主任一個得意的習慣的笑，這，倒是又給李主任送來了莫大的不安和恐懼。

李主任呆呆的站了許久，眼光又悲哀地落在報紙上，他絕望地嘆息了一聲。

“丁令令……”李主任拿起了電話一听，啊！怎麼又是王仁，而且又是問吊車的事，李主任深怕他追問，就干脆扯謊道：“吊車已經修好啦。”“啊！”王仁高興得不得了，他熱情奔放地

說：“这可好了。我的吊車可修好了，明天我不管怎么都得回厂看看我的吊車，這兩天在家可把我憋坏罗，肚子里憋出瘡來啦！主任啊！到明天我就是跪着爬也得爬回來呀，哈哈……哈哈……”，他这笑声里边的热情簡直就是一把火。

李主任以为他的脚還沒好，他不会回厂的，想不到他現在跪着爬也要來一趟，因此李主任就只好去动力科找人修吊車。

李主任進了动力科，周科長热情地迎接了他。

当李主任說明來意之后，周科長为难了。周科長原來打算五月份准給李主任修吊車的，誰知五月份的修理工作那样忙，有的机器馬上得修，一分鐘都不許拖，动力科的人手不够用，要是可能的話，周科長寧肯把一个人分成兩個。于是，他也就用了拖的办法，那就是有些他認為可以稍微緩修的机器就大胆地往下拖，好騰出人手來干別的。当周科長考慮到李主任好大喜功的性格时，他就決定把翻砂車間的吊車修理工作拖到六月去。因此，他前天才叫供銷科去買零件，如果現在逼着他修吊車，他就馬上砸了鍋。可是周科長也是个神通廣大的人，他輕輕地把責任推給了供銷科，說供銷科一直沒有買到零件，李主任一听，心中暗喜，这样又可以再拖下去了。但是，他却故作認真地道：“那要是將來出問題可得由供銷科負責，”周科長怕李主任真地要供銷科負責，連忙解釋道：“不不，是因为零件太难買啦，簡直是鳳毛麟角，所以这也不能全怪供銷科啊。”李主任一听又是暗喜，因为更有了拖的理由了，他馬上应和地講：“对对，零件实在难買，实在是鳳毛麟角，这恐怕是純粹的客观困难啦。”周科長覺得自己的話还是有漏子，就又圓滑地道：“零件难買只是一方面，我拖了一点也要負一些責任。

老李。这很是对不起你。”李主任抱着“正中下怀”的心情，故意以進为退地說：“老周，即是零件難買，就不能怨你拖嘛？”老周一听还是不行，因为零件并不难買，如果將來水落石出，他老周要落一个欺騙瞞哄、品質惡劣的名声，所以他打算摸一摸李主任的底，就不大講理地向李主任進攻說：“李主任，你要是早在三月份就要我們給你修吊車，那末現在也就早修妥了，老李，你也太好拖了一点。”李主任暗想：我明明是四月份向你打的报告啊，四月份叫你給我修吊車并不晚啊，于是，他又委婉地說：“拖，不是我的缺点，我的毛病是对你催的不及时，周科長，你應該承認这个事实吧？”“是呀，我的确是好拖了一点。”周科長自感理缺，只好作了如上的檢討。过后，他又試探地問李主任：“你說这問題怎么解决？是不是把它拖到六月？”李主任早知道老周一定要說这一句話的。可是他偏偏故意为难道：“可是这責任……”老周被他問住了。李主任見老周愁得沒有办法，心中不由得暗笑；就憑了你这兩下子也敢在我的面前搖尾巴。当老周被李主任逼問得沒有法兒时，就只好答应再跟李主任去翻砂車間檢查一下吊車。

周科長粗粗地查看了一遍吊車，它沒啥破碎伤損，只是老了些，兴許还能湊付十天半个月。李主任忙道：“老周，你是老內行，一定敢保險。”老周連忙推脫道：“不不不！話不要这么說，我也只是才开始向大家學習嘛！我也不是專家嘛！”但，他馬上感到自己不應該否認了自己是專家，就又改口道：“老李，就算我是一位專家吧，也不敢大言不慚地說我能保險呀！”他說到這里偷偷地看看李主任的臉色，見李主任点了一下头，于是他就更進一步地試探道：“李主任，如果你同意的話，那就由我个

人負責好了。”周科長說完這句話又偷覷着李主任，李主任知道周科長這番虛懷若谷的檢討全是假的，所以，他也就用更加虛懷若谷的口吻道：“不不不，這個事也怪我，我也要負責。”

他們兩人都沉默着，好久，周科長突然憤慨而激昂地罵道：“我們這是一種什麼作風，老是拖，老是拖，我們沒有起碼的自覺性，老實話，拖，就是一種嚴重的敷衍塞責，這一點，特別是表現在我們動力科。”他罵到這裡那空虛的心好似好受了一些，接着又較緩和地道：“當然啦！他們的拖跟我的領導也分不開，老李，我們只能再拖這一回了，今後我們實在再也不能不自覺了。”李主任好像被周科長這種光明磊落的檢討感動了。他覺得他自己也應該在老周的面前來一番自我檢討才合適，而且那檢討的語氣要比老周更誠懇才行。於是他就真地開始檢討了。“老周啊！你的話千真萬確，一點不錯，對我的教育太大啦！你剛才的話正是我要說的，你說的最對的一點，就是我們都必須自覺，不不，我說的特別是我。拖，是嚴重的敷衍塞責，這一點，你體會的真深刻。”李主任的聲調那麼沉痛，他的眼睛好像要流淚了。

這一位科長，一位主任就在這一大段自我欺騙和互相欺騙的“檢討”下面又把吊車問題挂起來了。

第二天早晨，濃郁的花香涌上了人們的鼻子，天上的飛機叫得那麼響，這使王仁連想到了吊車。他一想到吊車，心里便不由得飄起了一團柔和的愛情似的溫暖。

王仁一癱一拐地向工廠走着，他仿佛覺得每一個工友的笑臉就像一些耀動着的透明的水波在他的心靈上閃爍着。

王仁在離廠的這幾天當中，深深体会到一離開了工作就